

老宅翻新,灶花依旧

祖父传下的三间瓦房,是朝东向的侧厢屋。屋顶盖的是青瓦片,房子的墙壁实在不敢恭维。灶间的四壁虽然是砖墙,年代已十分久远,不仅山墙上的石灰早已斑驳,一些砖块也严重风化,墙角处多有洞穴,时有赤练蛇游进游出,每年都要被父亲捉住几条。卧房和书房,前面是砖墙,后面和南山墙都是用芦苇编的芦笆墙。

芦笆墙是双层的,很厚实,新的时候一定能起到遮风挡雨的效果。可是我记事起,芦笆墙已经很破旧。由于墙脚部分长期受潮,芦苇腐烂严重,整个墙体下塌,上部屋沿处豁开一条好几寸宽的大口子。墙的拐角处,由于芦笆墙的变老收缩,豁开的口子也越来越大。夏天透风,坏事变好事;冬天西北风呼呼地灌进来,滋味就不好受了。

从我上初中开始,父亲就一点一点地收买本村或邻村人家平整祖坟时挖出的墓砖,好处是价钱很便宜,缺点是大小厚薄不一致,更何况墓砖带有几分鬼气。可是,家里没钱,只能将就。初三上学期,又花了五百元钱,从堂叔公处买下紧靠我家东侧厢的两间朝南旧屋,形成了半个宅子都归我家的格局。第二年春天,父亲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工程终于启动了。

在那个年代里,半个宅子,五间破旧屋翻建成新房,绝对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全生产队的所有男劳动力,经常走动的亲戚家男劳动力,都来帮忙。最复杂的是规格不一的墓砖砌到同一面墙上,给泥水匠出了难题。一位刚学不久的年轻泥匠,负责砌一面不高的后墙,眼看着快要完成了,忽然一声响,大半堵墙倒了下来。每天一放学,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,做些杂活。星期天一早,父亲就把我叫醒,与他一起在泥坑里放水,赤着脚踩拌涂墙灰泥,以便泥水匠一来就可拎泥砌墙。三月份的天气还很冷,一脚踩进泥水里,寒气直往骨头里钻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,旧房终于翻成了新房,乱七八糟的墓砖被雪白的纸筋石灰一涂抹,谁也看不出哪一堵墙是新砖,哪一堵墙是墓砖。筋疲力尽的父亲母亲,看着新房,惬意地笑了。

房子建好,还有一项很小却很重要的工程:砌灶。

砌灶是一项难度最大的技术活。难点有二:一是灶膛要发火。家乡有句俗语:砌了灶头不出烟。寓意为做事徒有其表、无用功。有的泥水匠砌

的灶头模样挺好,柴禾塞进灶肚里却只冒烟不发火,烟气不是从烟道里出去,而是从灶肚里回吐出来直呛人。二是画灶花。灶台的山墙、灶壁灶脚上,每一部位都要画一幅相应内容的图,而且这许多幅画,必须在石灰面比较湿的情况下画一口气画完。在一帮七八个泥水匠中,必须有这样一位能工巧匠。这位能工巧匠的水平高低,也决定了这帮泥水匠平时生意的多少。

帮助我家建房的泥匠头人,恰好是砌灶、画灶花的高手。他姓张,属相老虎,所以就叫张老虎,远近闻名。砌灶恰好安排在星期天。张老虎来得比平时早,因为砌灶、画灶花必须在同一天内完成。我家原来的旧灶是“两眼灶”,即灶台上只安两只铁锅的小灶,这次厨房扩大,灶台也扩大为“三眼灶”。张老虎知道任务吃重,故尔提早上工。到中午时,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灶台未砌。中午饭时,本来喝两碗米酒的张老虎,父亲劝他多喝了一碗酒。讨好自己的原因,希望他在下午砌好灶台后,灶花画得再好一些。我却担心他是否来得及画,老虎师傅哈哈一笑:放心吧小伙子,今天灶花不画好不收工!

下午两点多钟,新灶终于砌好,开始画灶花。画笔是张老虎自制的羊毛笔,颜料是在他的指导下,用常年积累下来的铁锅灰加入糯米酒,经过一上午的木棍头捣烂之后,加入少量水调成的黑汁。趁着灶山、灶壁上的纸筋石灰面未干,年逾五十的张老虎跃上灶台,第一幅灶花,照例画在“灶山”正面。胸有成竹的张老虎,手提画笔,故意回头问我:画什么?我说画独角麒麟。因为我多年来一直羡慕大娘舅家的灶山上那一只神采飞扬的麒麟。他摇了摇头说,三眼灶画的东西多,麒麟太复杂恐怕时间来不及。我只好求其次:那就画一对狮子抢绣球吧。他哈哈一笑:刚才多吃了你一碗酒,就画抢绣球!于是,一改平时一边砌墙头、粉墙头一边讲笑话的习惯,息声屏气,神情专注地画起狮子来。那时我已经读过明代画家王冕画“没骨花卉”的故事,如今看到一个泥水匠居然也是信手挥洒的“没骨花卉”技法,不由得肃然起敬。出乎我的意料,抢绣球的狮子,竟然是一对背靠背的狮子,憨态毕现,十分有趣。在围观者的一片喝彩声中,张老虎问我:画得可好看?我连连点头:比我们图画老师画得好。他不由遗憾地说:可惜我不识字。

稍事休息,又开始画其他部位的灶花。摆放灶君公公的灶山右壁上,画了一大枝灵芝,一只梅花鹿;“汤罐”上方的灶肚上,画了一对大鲢鱼;灶前竖壁上,画了一枝盛开的牡丹;灶沿下一块对着大门的灶脚上,画了一匹奔马……画罢“灶花”,天色已经黑沉沉了。

五间新房,一副体面的大灶,二女儿又在建房期间给他添了一个外孙,父亲的情绪非常高涨。他终于想起,我再过两个月就要参加升高中的考试了。一天晚饭后,父亲向我许诺:升上高中,给你买一辆自行车。我心里明白,这是一张空头支票,翻造房子欠了一屁股债,父母亲哪有钱给我买自行车?

(摘自《忧喜与共(周山回忆录)》)

我的邮筒情结

1959年,我到了镇江青龙山白云石矿工作。也许没有出过远门,19岁的我还像大孩子,想家心切,隔三岔五给父母写信。

矿山旁边的祝家庄,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。小山村里有个设施简陋,连邮筒也很陈旧的邮代所,然而这个简易邮代所的工作很有规律:营业时间提早又带晚,邮筒开箱准点不马虎。矿上一千多名矿工对外书信联系,都得通过这个邮筒,我的每封书信,先经过这个邮筒,再飞向父母身边。我从书信投入邮筒的那一刻起,就在盼望父母回信了。偏僻小山村的邮筒,就成了我唯一的情感寄托,我的60年绵绵邮筒情结,就从这小山村的邮筒开始。

最近青龙山的朋友来信告诉我:青龙山白云石矿已开发成大港工业区,祝家庄小山村也夷为平地。这勾起我对往事的无限眷恋!小山村的邮筒呀!你可曾记得,60年前的一个崇明籍年轻人常来寄信,年轻的寄信人现在已成了年逾古稀的老人,老人还惦记着当年你忠于职守,维系他和父母情感的那些难忘岁月;老人在惦记着有关部门是否给你异地妥善安置?

自从回到故乡崇明后,我喜欢涂涂写写,把身边的新人新事书写成文,投寄报刊杂志。我对稿件反复修改,即使稿件已装入信封,我也会再取出润色。信封封口和贴邮票,我务必在家里完成,因为在邮局人多拥挤,怕封口粘不牢,怕邮票没贴好。把信稿投入邮筒时,我要听到“咯咚”一声才放心。我把稿件的酝酿、下笔、修改、装信封、投寄,称作是我投稿的“系统工程”,这工程的最后一站是邮筒。当我把信稿投入邮筒后满怀着憧憬转身离开时,我会习惯回头望一下邮筒,这“回头一望”里有我对邮筒的深深感激!邮筒是我业余写作路上的保驾护航者,是邮筒目睹我一个又一个与写作有缘的日子。

我对邮筒情有独钟。步行或骑车在路上,我很在意路边邮筒,白天

看到她,像知心朋友,我感到亲切;晚上看到她,似忠诚卫士,尤其这“中国邮政”四字,让我心里踏实。她不嫌弃任何一个寄信人,首先由她收下,再由她帮助传递。当我偶然看到路边有满脸灰尘,也不标写开箱时间,寂寞地守候在路边的邮筒时,我的心情和邮筒一样感到落寞。

后来我移居上海浦东,而我的邮筒情结初心未改。几年前的一个晚上,我回家途经浦东沪南公路御桥路口时,发现路边邮筒(又像邮箱)倒在地上,我疑惑不解:每次路过我总要看上一眼的邮筒怎么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?这要出事的呀!邮筒里一定有书信,废品收购人可能误以为是一堆废铁顺手牵走怎么办?我在倒下的邮筒旁徘徊。夜深人静,无一路人,我手无工具,又年迈无助,我急匆匆往家赶,通过电话找到浦东北蔡邮政支局夜间值班室,反映了这个邮筒的目前处境。第二天一早,我骑车去探望邮筒时,邮筒已被扶正且固定好,站直了的邮筒无声胜有声,她显得一身轻松,我也倍感轻松。

时代不同了,现在向报刊杂志投稿,几乎都用电子邮件,书信这古老方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寄信人已寥寥无几。然而邮筒似乎并不在乎,依然洋溢着那种坦然大度之气。只是我对邮筒的前景有点担忧,是不是有一天……但愿她不会消失,但愿这一切只是我杞人忧天吧。

每当我与亲友联系时,还是习惯用笔书写,我总感觉字是有生命的,这带有我手温和墨香的每一个笔划,每一个标点符号,都代表我的个性,浸透了我的情感。书写不仅仅是艺术,也是中国人的襟怀、品格、修养、和才情的体现。

朋友,抽空给你的父母、亲友、同事写封信吧,邮筒在伫候你。若干年后,当他们再翻出这些已发黄的手迹时,书信就成了美丽诗篇。

我借用一位文坛先生的话:“有邮筒在,就有书信在;有邮筒在,我就写信。”祝愿邮筒风光依旧。



季云龙 国画《亲情和谐》

樱花之邀

盈暖春期,又是樱花烂漫时。说起樱花,世人首先想到的是日本樱花之国,殊不知樱花起源于中国,对樱花的鉴赏古已有之。唐代诗人白居易见到樱花,一句“小园新种红樱树,闲绕花枝便当游”引无数游人墨客竞折腰。南宋王僧达写诗曰“初樱动时艳,擅藻灼辉芳。细叶未开蕾,红花已发光”。樱花盛放令诗人喜悦无比。由此可见,古时赏樱已是恬适安然的一种生活情趣。

人间最美四月天。在生态崇明

岛的东部,在闻名遐迩的广福寺的近旁,漫田遍野的樱花正千姿百态恣意怒放。你看那大刀樱、关山樱、浙江早樱、江浙晚樱等多个品种夹杂栽种、次第开放,匠心独具的布局使这儿的花期更长,花季更美。你看那大片栽植的犹如浩瀚的花海蔚为壮观;三五成丛的点缀于阡陌绿地自成锦团;而一株孤植的则是万绿丛中一点红。放眼远眺,柳色青青,樱花朵朵,河水盈盈,炊烟袅袅,谁的短笛声飘落在桥边的竹林?真是万般诗情画意尽在其中。

艳丽春日,邀几个好友结伴走进这里的樱花廊道中,美景令人目不暇接。树上沾满了大大小小的花仙子,有的如害羞的少女含苞待放,有的开了两三花瓣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,更有的笑逐颜开地迎接游人的到来。那花色有纯白、粉红、淡黄;那花瓣有单瓣、重瓣、半重瓣。一丛丛、一簇簇、一层层,在微风中时而相拥,时而低吟,灿若云霞,溢彩流光。春风吹过,片片花瓣在风中婀娜着,那飘零的红晕依然含情脉脉,仿佛是舞动的精灵,划过人的发梢,绕着人的衣



王世范篆刻作品《以理服人》



特别一代

我们这一些差不多老三届高中、初中毕业的人,是总要遇上情况的的一代。包括大家已经提起过的某些情形,我们这一代是,长身体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,长知识时遇上文化大革命,结婚时遇上物资紧缺,生孩子时遇上计划生育,工作时遇上补考文凭,养家糊口时遇上企业关闭,求医看病时遇上公费医疗改革,子女结婚时遇上住房商品化,退休时遇上领孙辈,将来年老无力时遇上在养老院养老,整一条路走得有点困难。

这些特别的遭遇里,许多已经成为过去式,有的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。前些年里,最让人头痛的,是为在城里就业的子女买房子。我们这一代之前,几乎有城镇户口就有得公房住。可是一到我们子女这一代,住房完全商品化,逼得人为了子女在城市里安个窝而埋头苦干又节衣缩食。后来的状况是,儿女生了儿女,父母亲又要为儿女带儿女。这自然不是子女有问题,子女要上班,孩子的确没人带。不像以前,几乎任何一个单位有托儿所,而现在是在任何一个单位都没有托儿所,孙子孙女自然要投入到老人家的怀抱里来了。就是孩子已经上小学,可是现在的交通和治安环境都复杂,谁敢让他们独自单独流中赶,又有谁敢把家里的钥匙挂他们的脖子上?至于以后,理该是子女集中报答父母的时候了,父母也到达“养儿防老”的阶段了。可是,这时候的儿女,一对夫妇要照顾父母辈的四个老人,加上鞭长莫及等原因,做父母亲的也只能乖乖地往养老院里搬家了——我们这一代人的自觉性可也是最强的。分析起来,我们这一代,是遇上社会大变革的一代,因此,所有的好事、坏事都让我们撞见了。庆幸的是,尽管状况多多,但是我们总是办法多多,因此使得我们既富有沧桑感又不失成就感,无愧为“豪情满胸怀”的一代。

角,香了风,也香了人的衣裳。婉转而下的花瓣遍布着整片天,洋洋洒洒像是下了一场小雪,落英三千铺满一地缤纷。不远处传来广福寺悠扬的钟声,纷飞的花瓣里夹杂些许禅烟的清香,仿佛在接受着佛陀的洗礼和祝福。此时你会如一个虔诚的信徒,寻一僻静处,轻步漫入那片飘零之中,唯恐惊扰了仙境的梦,只是静心感受那沁人肺腑的馨香和只可意会的怡美。徜徉在这样的花海花雨中,怎能不流连忘返悠然忘归?

樱花于我,是春期里最浪漫的一种花,是摇曳在梦中一往情深的“花后”。她象征着美好的爱情:热烈圣洁,优雅高尚。她也是象征着春天的花:争奇斗艳,风雨不误。她以最绚丽的绽放带给人们玉树琼花彩云堆雪般的无穷魅力;而凋零的花瓣承载着世人看不懂的深情,片片花瓣义无反顾地拥吻大地,以一种皈依的姿态化作暗香尘泥,待到花谢芳菲尽,一颗花心被岁月温柔收藏,在季节的轮回里,只待春风吹起又见花开模样。她的绽放是惊艳到极致的美的奉献,她的飘零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激情。原来生命的厚度和长度竟可以这样和谐完美地彰显!

请慢下行走匆忙的脚步,将情怀沉浸于樱花烂漫的光阴里,感念一季花开,欣喜一份樱花落雨的美丽邀约。